續資治通鑑/卷09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九 ◄

續資治通鑑
卷九十

► 卷九十一

【宋紀九十】起強圉大淵獻正月，盡上章攝提格十二月，凡四年。

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大觀元年〈（遼乾統七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戊子朔，大赦天下。

甲午，中太一宮使、魏國公蔡京，復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。

庚子，御筆：「議禮局依舊於尚書省置局，仍差兩制二員詳議，屬官五員檢討，應緣禮制，可具本末，議定取旨。」

甘露降於帝鼎中，群臣稱賀。

壬寅，尚書左丞吳居厚以老避位，罷為東太一宮使。

壬子，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，鄧洵武為尚書左丞，戶部尚書梁子美為尚書右丞。

子美初為河北都轉運使，傾漕計以奉上，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，由是諸路漕臣效尤，爭進羨餘矣。此珠出於女直，子美市於遼。遼嗜其利，虐女直，捕海東青以求珠，女直深怨之。而子美用是顯。

是月，遼主釣魚於鴨子河。

二月，己未，詔令道士序位在僧上，女冠在尼上。

壬戌，向宗回徙封安康郡王。

甲子，詔：「淮南、兩浙應私鑄錢，限一委首納；限滿不首，並依私錢法。其納到私錢，並許發赴京畿錢監改鑄御書當十錢。」

以黎洞納土，曲赦廣西。

乙亥，復醫學。

己卯，復行方田。

丙戌，以平昌郡君韋氏為才人。

鳳翔府于仙姑，授清真沖妙先生。尋遣李　不齎禦封香往鳳翔太平宮等處道場，因就宣于仙姑赴闕。

又有虞仙姑者，年八十餘，狀貌如少艾，行大洞法。一日，帝誦《大洞經》，舉首，見有仙官侍立者。蔡京嘗具飯招仙姑，見大貓，指而問京曰：「識之否？此章惇也。」意以諷京，京大不樂。帝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，對曰：「當用賢人。」帝曰：「賢人謂誰？」曰：「范純粹也。」帝以語京，京曰：「此元祐臣僚所使。」遂逐之。於是士大夫爭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。」

遼主駐大魚濼。

三月，己丑，幸金明池，賜宰相蔡京等宴。

丁酉，尚書右僕射趙挺之罷為佑神觀使。以何執中為門下侍郎，鄧洵武為中書侍郎，梁子美為尚書左丞，吏部尚書朱諤為尚書右丞。諤出蔡京門，善附會，故有是命。

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。

甲辰，詔以八行取士，善父母為孝，善兄弟為悌，善內親為睦，善外親為婣，信于朋友為任，仁於州裡為恤，知君臣之義為忠，達義利之分為和。孝悌忠和為上，睦婣為中，任恤為下。又制為不忠、不孝、不悌、不和、不婣、不睦、不任、不恤之刑。諸犯八刑者，縣令佐、州知通以其事自書於籍，報學。應有入學，不睦十年，不婣八年，不任五年，不恤三年，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，耆鄰保伍申縣，縣令佐審聽入學；在學一年，又不犯第三等罪，聽齒於諸生之列。

癸丑，觀文殿大學士、佑神觀使趙挺之卒。贈司徒，謚清憲。

以葉夢得為起居郎。夢得附蔡京，得為祠部員外郎。京罷相，趙挺之更其所行；及京再相，復反前政。夢得入對，因曰：「陛下前日所建立者，出於陛下乎，出於大臣乎？豈可以大臣進退而有所更張也！」帝悅，故有是命。

夏，四月，乙丑，以淑妃王氏為貴妃。

五月，己丑，朝散郎吳儲，承議郎吳侔，坐與妖人張懷素謀反，伏誅。

懷素獄起，蔡京欲因以傅致呂惠卿之罪，下其子淵於獄，搒笞數千下，欲令招伏與懷素謀反，淵卒不服，得免。是日，惠卿責授祁州團練副使，宣州安置，坐上表自劾，黨庇其子，無責己之詞也。

庚寅，中書侍郎鄧洵武罷。張懷素獄，朝士多株連者，而洵武妻吳氏，侔之兄女也，坐出知隨州，提舉明道宮。

甲午，詔班新樂於天下。

癸卯，詔：「自今凡總一路及監司之任，勿以元祐學術及異議人充選。」

以安化蠻犯邊，益兵赴廣西討之。

乙巳，皇子構生，才人韋氏所產也。尋進韋氏為婕妤。

六月，己未，以梁子美為中書侍郎。

壬戌，詔景靈宮建僖祖殿室。

甲子，以黎人地為庭、孚二州。

庚午，令諸州學以御製八行、八刑刻石，從江東轉運副使家彬請也。

癸酉，賜上舍生二十九人及第。

乙亥，尚書右丞朱諤卒。贈光祿大夫，謚忠靖。諤初名紱，以與黨籍人同姓名，故改名。

是月，以蔡薿為給事中。

薿以學錄試策，揣蔡京且復用，即對曰：「熙、豐之德業，足以配天，不幸繼之以元祐；紹聖之纘述，足以永賴，不幸繼之以靖國。陛下兩下求賢之詔，冀以聞至言，收實用也；而見於元符之末者，方且幸時變而肆奸言，乘間隙而投異意，詆誣先烈，不以為疑，動搖國是，不以為憚，願逆處於未至而絕其原。」 於是擢為第一，以所對頒天下。甫解褐，即除秘書正字，不逾年至侍從，前此未有也。

遼主如散水原。

遼耶律孟簡為六部院太保，處事不拘文法，時多笑其迂。孟簡聞之，曰：「上古之時，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。蓋簿書法令，適足以滋奸幸，非聖人致治之本也。」旋改高州觀察使。

秋，七月，乙酉朔，伊、洛溢。

戊子，詔括天下漏丁。

壬寅，班祭服於州郡。

乙巳，賢妃武氏薨。

丙午，臣僚上言：「蘇州錢法之壞，始于蔡渭，成於蹇序辰，二人之罪惟均；而小平錢之害，又出序辰。渭已除名勒停，送蔡州羈管，而序辰止降三官，安居善郡。罪同罰異，士論咸疑。」詔：「蹇序辰責授單州團練副使，江州安置。」

崇甯更錢法，以一當十，民嗜利犯法者紛紛。或捕得，以錢數大缶誣為樞密章粢子綖所鑄。

綖，劉逵之婦兄也，蔡京怨逵，因而興獄。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鞫之，案上，綖不服。再遣侍御史沈畸，畸既至，系者數百人，盡釋之，歎曰：「為天子耳目司，而可傅會權要，殺人以苟富貴乎！」遂閱實，平反以聞。京大怒，別遣官鍛煉，綖竟竄海島，籍沒其家。於是臣僚上言：「畸去春嘗上封事，訾毀朝廷法度，意在迎合大臣，懷奸異議。」詔貶畸監信州酒稅，未幾卒。

遼主如黑嶺。

遼主以漠南大風傷草，馬多死，執馬群太保蕭托斯和，鞭之三百，免其官。

八月，乙卯，太中大夫、提舉崇福宮曾布卒於潤州。

丁巳，封皇子構為蜀國公。

庚申，以戶部尚書徐處仁為尚書右丞，兵部尚書林攄同知樞密院事。

張懷素妖事覺，攄以開封尹與中丞餘深雜治，得士民交關書疏數百，攄請悉焚蕩以安反側。眾稱為長者，不知蔡京與懷素遊最密，攄實為京地也。京深德之，用鞫獄明允，連擢數官，至是遂登樞府。

己巳，降德音於淮、海、吳、楚二十六州，減囚罪一等，流以下釋之。

九月，庚寅，建顯烈觀於陳橋。

己酉，加上僖祖謚曰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。朝獻景靈宮。

庚戌，饗太廟。

辛亥，饗明堂，赦天下。

升永興軍為大都督府。

章綡坐冒法，竄海島。李景直等四人，以上書觀望罪，並編管嶺南。

庚子，宣義郎致仕程頤卒，年七十五。

熙於書無所不讀，其學本於誠，以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為標指，而達於《六經》。動止語默，一以聖人為師。嘗言：「吾無功澤及人，唯綴緝聖人遺書，庶幾有補耳。」平生誨人不倦，故學者出其門，淵源所漸，皆為名士，謝良佐、遊酢、呂大臨、尹焞、楊時尤著。世稱頤為伊川先生。

冬，十月，己未，詔：「士有才武絕倫者，歲貢，准文士上舍上等法。」

庚申，和賜蔡京《君臣慶會閣落成詩》。

辛酉，蘇州地震。

乙丑，提舉崇福宮張商英，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，歸州安置，以臣僚言其罪大責輕也。

己巳，大雨雹。

遼主謁乾陵，獵于醫巫閭山。

閏月，丙戌，以林攄為尚書左丞，資政殿學士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。

初，居中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，妃家世微，亦倚居中為重，由是連擢至翰林學士，除同

知樞密院事。時妃寵冠後宮，於居中無所賴，乃用宦官黃經臣策，以外戚秉政辭，改資政殿學士、中太一宮使兼侍讀。蔡京再得政，居中之助為多，厚責報於京，京為言樞密本兵之地，與三省殊、無嫌於用親。經臣力抗前說，京言不效，居中疑不己援，始怨之，乃與張康國間京。都水使者趙霖，得龜兩首於黃河，獻以為瑞，京曰：「此齊小白所謂象罔，見之而霸者也。」居中曰：「首豈宜有二！人皆駭異，而京獨主之，殆不可測。」帝命棄龜金明池，謂「居中愛我」，遂申前命。

乙未，詔：「守令以戶口為殿最。」

升桂州為大都督府，建鎮州于黎母山心，賜軍額曰靖海，用知桂州王祖道策也。

乙巳，升太原府、鄧州並為大都督府。

十一月，壬子朔，日有食之。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，率群臣稱賀。

癸亥，詔以「議禮當追述三代之意，適今之宜，《開元禮》不足為法。今親制《冠禮沿革》十一卷，付議禮局。餘五禮令視此編次。」

乙丑，置內外符寶郎。

宋初諸寶，多階石為之。元豐中，詔依古作天子皇帝六璽，有玉而未成。元符初，始得玉工之善者琢之，但疊篆而已，玉亦不甚良。至是得漢傳國璽，實秦璽，乃藍田玉，李斯之魚蟲篆也，文曰「受命於天既壽永昌」。帝獨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，因自作受命寶，其方四寸有奇。時又得古小玉印文曰「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」者，帝又以其文仿李斯魚蟲作寶，大將五寸，皆為螭紐，其篆則蔡京命其子翛以意敦之，名為鎮國、受命二寶，合先帝六璽，是為八寶，命置官以掌之。

尚書省言：「今禁中已有常用之寶，所用至多，不可改移。欲鎮國、受命寶皆寶而不用，惟封禪則用之；皇帝之寶，答鄰國書則用之；皇帝行寶，降御劄則用之；皇帝信寶，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；天子之寶，答外國書則用之；天子行寶，封冊則用之；天子信寶，舉大兵則用之；餘皆用常用之寶。」從之。

己巳，升瀛州為河間府、瀛海軍節度。

戊寅，尚書右丞徐處仁以母憂去位。

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，世為莫氏所居，自署刺史。王祖道欲取之，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東蘭州，不令納土，發兵討之，擒公佞，以南丹州為觀州。公佞弟公晟，結溪峒報復，侵掠城邑，殺刺史，蔡京匿不以聞。特置黔南路，領庭、孚、平、允、從、宜、柳、融、觀九州。

十二月，庚寅，蔡京以功加太尉，進何執中以下官二等，而召祖道為刑部尚書。

祖道在桂四年，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，建城邑，調兵鎮戍，輦輸內地錢布鹽粟，無復齊限。地瘴癘，戍者十亡五六，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。時廣西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裡，遂以代其任。祖道、莊既鑿空超取顯美，由是龐恭孫、趙遹、程鄰相與效之，邊壤益多故矣。

癸巳，以江甯、荊南、杭、越、洪、福、潭、廣、桂並為帥府。

丁酉，置開封府府學。

己亥，以婉容喬氏為賢妃。

是歲，秦鳳旱。京東水，河溢，遣官振濟，貸被水戶租。廬州雨豆。

乾甯軍言黃河清，逾八百里，凡七晝夜，詔以乾寧軍為清州。

涪州夷駱世葉等內附，以其地為珍、承二州，知州龐恭孫誘之以來也。

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：「蔡京睥睨社稷，內懷不道，專以紹述之說為自媒之計，內而執政、侍從，外而帥臣、監司，無非其門人親戚。京每有奏請，盡作御筆行出，語人曰『此上意也』；明日不行，又語人曰『京實啟之也』。善則稱己，過則稱君，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。自元符末陛下嗣服，忠義之士，投匭者無日無之。京分為邪等，黥配編置，不齒仕籍，則誰肯為陛下言哉！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，使陛下不知天下治亂。臣以為京必反也，請誅京以安天下！」 詔宣示京。京請下軫獄，竟流嶺南。

遼放進士李石等百餘人。

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大觀二年〈（遼乾統八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壬子朔，受八寶於大慶殿，大赦天下，文武進位一等。蔡京表賀符瑞。

乙卯，以婉儀劉氏為德妃。

己未，太尉蔡京進太師，加童貫節度使，仍宣撫。

庚申，進封京兆郡王桓為定王，蜀國公構為廣平郡王。

戊寅，徙封向宗回為漢東郡王，向宗良為開府儀同三司。

改封趙懷德為順義郡王、昭化軍節度使、河南蕃部總領。以河南蕃將緬什羅蒙為節度觀察留後，賜名趙懷忠。

河東、河北盜起。

遼主如春州。

二月，甲申，置諸路曹掾官。

丙戌，歸州安置張商英移峽州居住。

甲午，詔建徽猷閣，藏《哲宗御集》，置學士、直學士、待制官。

以婕妤韋氏為修容。

三月，庚申，班《金籙靈寶道場儀範》於天下。

戊寅，賜上舍生十三人及第。

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言：「檢會今年正月一日赦書，『元祐黨人，懷奸睥睨，報怨不已，公肆詆誣，罪在宗廟者，朕不敢貸。其或情輕法重，例被放棄；或非身自犯，因人得罪；或志非誣謗，言有近似；或本緣辨理，語涉譏訕；或止因職事，偶涉更改。凡此之類，不據元貶責罪犯，審量其情分輕重等第，取情理輕者，與落罪籍，甄敘差遣。』今將元編類冊內依詳赦文，看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。」詔除孫固、安燾、賈易外，餘江出籍。又，看詳到葉祖洽等六人，詔並出籍。

詔：「監司歲舉所部郡守二人，縣令四人，赴三省審察。」

夏，四月，辛巳，手詔以追述先王寓馬於農之意，募人給地免租牧馬。行之期年，熙河頗見就緒。凡縣鎮寨關堡官銜內，並帶管句給地牧馬事，佐官同管句，庶使人人各知任責。

丙申，遼封高麗國王俁為三韓國公。

甲辰，童貫遣統制官辛淑獻、馮瓘等復洮州。

五月，庚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辛亥，以復洮州功，賜蔡京玉帶。初，神宗用唐故事，以玉帶賜王安石，止系三日。及京受賜，遂為常服。

提舉京西南路學事路瑗言：「臣所領八州三十餘縣，比諸路最為褊小，學舍乃至三千三百餘區，教養生徒三千三百餘人，贍學田業等歲收錢斛六萬三千餘貫石。竊計諸路學舍生徒田業錢斛之數，何翅數百萬，此曠古所未嘗有也。乞詔有司總會諸路州、軍、縣文武大小學生並學費所入所用實數，具圖冊上之御府，副在辟雍，仍宣付史館。」從之。

壬子，谿哥城王子臧征撲哥降，復積石軍。

臧征撲哥以咒詛扇蕃族，居谿哥空城。邊吏謂既能動眾，必為邊患，童貫欲實其事，遂會諸路進兵，仍遣知西安州劉仲武出奇趨谿哥城。臧征撲哥迎降，並女弱才二十八人，初未嘗有兵也。洎就擒，邊吏張大其功，過為緣飾，以金紙糊桶為頭冠，木椅為胡床，

淺紅絹為傘，種種皆非羌物。捷聞，蔡京率百官稱賀。詔俘臧征撲哥至京師，授正任團練使、鄧州鈐轄；尋死於鄧州。

甲寅，復諸路歲貢供奉物。

丁巳，以童貫為檢校司空、奉甯軍節度使，賞收洮州、積石動也。

初，童貫議欲收積石軍，積石民西寧接境，劉仲武詣貫計事，曰：「大兵入境，賊窮，必走夏國，路由西寧，當即掩捕；欲降，則招納之。或深入巢穴，可乘其便；但可橋功力未易辦，若稟命待報，慮失事機。」貫許以便宜。臧征撲哥果欲降，丐一子為質，仲武即遣子錫往。而河橋亦成，仲武以兵渡河，挈與歸，獻捷宣撫司。貫掩其功，止錄河橋之勞，仲武終不自言。後帝遣使持金盞，賜先得積石軍招納降王者，使者訪其實，以盞授仲武，且召對。帝慰勞久之，曰：「 高永年失律，以不用卿言。今招納降王，撫定河南，皆卿力也。」仲武謝。問幾子，曰：「九子。」乃以錫為右班殿直、閤門祗候，餘悉補三班借職；命仲武復知西寧州。

壬戌，詔臨洮城依舊為洮州，以收復功，詔蔡京特許奏補一子一孫官，餘依轉官恩數。

戊辰，詔：「張康國以下各進官一等。」

己卯，以收復功，命戶部侍郎洪中孚奏告天地、宗廟、社稷。

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劉混康卒，特贈大中大夫。

遼主清暑于散水原。

六月，乙酉，以涪夷地為珍州。

壬辰，遼西北路招討使蕭迪裡率諸蕃來朝。

甲午，以平夏城為懷德軍。

乙未，以殿中六尚、算學、太官局、翰林儀鸞司皆隸六察。

丙申，遼射柳祈雨。

戊戌，門下、中書後省左右司復依赦看詳到韓維等九十五人，詔並出籍。

丁未，遼主如黑嶺。

戊申，三省檢會正月一日赦書，「應元祐黨人不以存亡及在籍，可特與敘官。」勘會前任宰臣、執政官見存人韓忠彥、蘇轍、安燾，身亡人文彥博、呂公著、呂大防、劉摯、曾布、章惇、梁燾、王岩叟、李清臣、范純禮、黃履。詔見存人與復一官，文彥博等亦各追復有差。

秋，七月，庚戌，罷建僖祖殿室。

乙卯，以婉容王氏為賢妃。

戊辰，遼主以雨罷獵。

八月，辛巳，邢州河水溢，壞民廬舍，復被水者家。

丙申，中書侍郎梁子美罷，知鄆州。

己亥，置保州敦宗院。

九月，辛亥，以林攄為中書侍郎，吏部尚書余深為尚書左丞。

壬戌，以向宗回為太子少保，致仕。

乙丑，詔：「諸路州學有閣藏書，皆以經史為名。方今崇八行以迪多士，尊《六經》以黜百家，史何足言！應置閣處賜名曰稽古。」

癸酉，皇后王氏崩。后性恭儉，鄭、王二妃方亢寵，后待之均平。宦寺希旨，有誣后之過者，驗之無跡。后見帝，未嘗語及，帝轉憐之。崩，年二十五。

削向宗回官爵。

丙子，曲赦熙河蘭湟、秦鳳、永興軍路。

冬，十一月，丁未朔，太白晝見。

辛酉，詔訪求古禮器。

壬戌，命討論臣庶祭禮。

乙丑，上大行皇后謚曰靖和。

丙寅，呂惠卿復宣奉大夫，提舉明道宮，任便居住。

戊辰，詔受命寶增「鎮國」二字。

十二月，己卯，峽州居住張商英，許任便居住。商英有別業在宜都縣，懇蔡京乞歸其地。京從都省批狀依所申，商英深德之。

壬寅，陪葬靖和皇后于永裕陵。

是歲，同州黃河清。

夏人入貢。

涪州夷任應舉、湖南猺楊再光內附。

知桂州張莊奏：「安化上三州、一鎮諸蠻納土，共五萬餘戶，二十六萬餘人，幅員九千餘里。」又奏：「寬樂州、安沙州，譜州、四州、七原等州納土，計二萬人，一十六州、三十三縣、五十餘峒，幅員萬里。」蔡京率百官表賀，謂混中原風氣之殊，當天下輿地之半。進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。

渝州蠻趙泰等內附，以其地為溱州。

詔孔伋從祀孔子廟庭。

秦州觀察使、知府州折克行卒，贈武安軍節度使，以其子可大為榮州團練使、知府州。

克行沈勇有力，善撫士卒，在邊三十年，戰功最多。夏人畏其威名，號「折家父」。

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大觀三年〈（遼乾統九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丙午朔，遼主如鴨子河。

乙卯，祔靖和皇后神主于別廟。己未，減兩京、河陽囚罪一等，民緣園陵役者蠲其賦。

丁卯，以涪夷地為承州。

甲戌，升湟州為向德軍節度。

二月，丙子朔，播州楊文貴納土，以其地置遵義軍。

丁丑，提舉崇福宮儀國公韓忠彥以宣奉大夫致仕。

庚子，臣僚上言：「知和州胡師文，昨為發運使，獨銜建議將當二銅錢改鑄當十。自古積山之利，以銅鑄錢，不聞以錢鑄錢。當二錢法與小平錢輕重相等，故私錢不禁而自止，民間便之，此神宗良法也。師文諂奉大臣，妄亂變更，將已行當二錢毀而改鑄，識者痛心。」詔師文提舉萬壽觀。

遼主如春州。

三月，丙午，立海商越界法。

辛酉，詔：「四川郡守，並選內地人任之。」

壬戌，並黔南入廣西路。

乙丑，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賈安宅等六百八十五人。小璫梁師成，亦竄名進士籍中。

壬申，知樞密院事張康國卒。

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，及在樞密府，浸為崖異。時帝惡京專愎，陰令康國狙其奸，且許以相。京忌康國，遂引吳執中為中丞，執中即劾京客劉昺、宋喬年。帝嘉執中之不阿，康國曰：「是乃為逐臣地耳。」已而執中將論康國，康國先知之，旦奏事，留白帝曰：「執中今日入對，必為京論臣，臣願避位。」既而執中對，果陳其事，帝怒，黜執中知滁州。至是康國因退朝趨殿廬，暴得疾，仰天吐舌，舁至待漏院死，或疑中毒雲。

時童貫權益張，與黃經臣胥用事，中丞盧航表裡為奸，搢紳側目。右正言陳禾曰：「此國家安危之本也，吾任言責，此而不言，可乎！」遂上疏劾貫、經臣怙寵弄權之罪，願亟竄之遠方。論奏未終，帝拂衣起。禾引帝衣，請畢其說，衣裾落，帝曰：「正言碎朕衣矣！」禾言：「陛下不惜碎衣，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！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，陛下它日受危亡之禍。」言愈切。帝變色曰：「卿能如此，朕復何憂！」內侍請帝易衣，帝卻之曰：「留以旌直臣。」翼日，貫等相率前訴，謂國家極治，安得此不祥語！盧航奏禾狂妄，謫監信州酒。

夏，四月，戊寅，中書侍郎林攄罷。

集英臚唱貢士，攄當傳姓名，不識甄盎字，帝笑曰：「卿誤邪？」攄不謝，而語詆同列。御史論其寡學，倨傲不恭，失人臣禮，黜知滁州，猶為帝言：「頃使遼，見其國中攜二，若兼而有之，勢無不可。」蓋欲報其辱也。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。

壬午，五國部貢於遼。

癸巳，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，吏部尚書管師仁同知樞密院事。師仁，龍泉人也。

癸卯，以餘深為中書侍郎，兵部尚書薛昂為尚書左丞，工部尚書劉正夫為尚書右丞。

昂與余深、林攄附蔡京為至久，至舉家為京避私諱，或誤及之，輒加笞責。昂嘗誤及，

即自批其口。

五月，乙巳朔，孟翔獻所畫卦象，謂宋將中微，宜更年號，改官名，變庶事以厭之。帝不樂，詔竄之遠方。

丙辰，令辟雍宴用雅樂。

丁巳，慮囚。

戊辰，大雨雹。

六月，甲戌朔，詔修樂書。

同知樞密院事管師仁以疾罷為佑神觀使，尋卒。

乙亥，遼主清暑於特禮嶺。

遼馬群太保蕭托斯和既免官，遼主念其謹願，命為天齊殿宿衛。

丁丑，尚書左僕射蔡京罷。

中丞石公弼、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，章數十上，乃以京為中太一宮使，請給恩數並依見任宰相例。公弼始與京有連，故得講用。及居言路，遇事利害，輒言不憚，京始忌之。既免京政，復上言吏員猥冗，戾元豐舊制，於是詔堂選歸吏部者數十員，罷官廟者千員，都水知埽六十員，縣非大郡悉省丞，在京茶事歸之戶部，諸道市舶歸之轉運司，仕塗頓清。

辛巳，以何執中為特進、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。

瀘州夷王募弱內附，以其地置純、滋二州。

庚寅，冀州河水溢。

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：「陛下知蔡京之奸，解其相印，天下之人鼓舞，有若更生。及相何執中，中外黯然失望。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，若蔡京之蠹國害民，然碌碌常質，初無過人。天下敗壞至此，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，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！」疏奏，不省。

秋，七月，丁未，詔：「謫籍人除元祐奸黨及得罪宗廟外，餘並錄用。」

甲寅，復張商英提舉玉局觀。

是月，遼地隕霜傷稼。

遼主以中京饑，命昭德軍節度使耶律孟簡偕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，事未畢而孟簡卒。

遼漕司督賦甚急，縣令多繫獄。甯遠令康公弼上書於朝，乃釋之，因免縣中租賦。寧遠人德之，為立生祠。

八月，己丑，嗣濮王宗漢卒，兄子仲增嗣。

丙申，升融州為清遠軍節度。

丁酉，遼主以雪罷獵。

已亥，宣奉大夫致仕儀國公韓忠彥卒。

冬，十月，癸丑，減六尚局供奉物。

癸酉，遼主望祀木葉山。丁丑，免今年租稅。

十一月，丁未，詔：「算學以黃帝為先師，風後等八人配饗，巫咸等七十人從祀。」

己巳，蔡京進封楚國公，致仕，仍提舉編修《哲宗實錄》，朝朔望。長子攸，除樞密直學士，次子儵，除直秘閣。

十二月，甲申，高麗貢於遼，奏還女直九城。

戊子，以張商英為龍圖閣學士、知杭州。

己亥，罷東南鑄夾錫錢。

中丞石公弼言：「蔡京盤旋京師，餘威震於群臣。願持必斷之決，以消後悔。」侍御史洪彥章言：「京朋奸誤國，公私困弊，既已上印，而偃蹇都城，上憑眷顧之恩，中懷跋扈之志，願早賜英斷，遣之出京。」侍御史毛注言：「孟翔以天文惑眾，嘗獻蔡京詩，言涉不順，京輒喜而受之，因以獻《易書》而賜官，卒致詆誣以冒重辟，而京不復愧恥。張懷素以地理惑眾，京熟與之遊從，京妻葬地卜日，懷素主之，嘗同游淮左，題字刻石，後雖陰令人追毀以掩其跡，而眾所共知。以至尚書省事，多不取旨，直行批下，以作陛下之威；重祿厚賞，下結人心，以作陛下之福。林攄跋扈之黨，而置之政本之地；宋喬年奸雄之親，而置之尹京之任。考之以心，揆之以事，其志有不可量者。今盤旋輦轂，久而不去，其情狀已可見矣。」太學生陳朝老復疏京惡十四事，乞投畀遠方，皆不報。

是歲，江、淮、荊、浙、福建大旱，自六月不雨至於十月。秦、鳳、階、成饑，發粟振之，蠲其賦。

陝州、同州黃河清。

遼放進士劉楨等九十人。

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大觀四年〈（遼乾統十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庚子朔，中丞吳執中言：「竊聞邇來諸路以八行貢者，如親病割股，或對佛然頂，或刺臂出血，寫青詞以禱，或不茹葷，嘗誦佛書，以此謂之孝。或嘗救其兄之溺，或與其弟同居十餘年，以此謂之悌。其女適人，貧不能自給，取而養之於家，為善內親。又以婿窮窶，收而教之，為善外親。此則人之常情，仍以一事分為睦婣二行。嘗一遇歉歲，率豪民以粥食饑者，而謂之恤。夫粥食饑者，乃豪民自為之而已，獨謂之恤，可乎？又有嘗收養一遺棄小兒，嘗救一跛者之溺，而以為恤。如此之類，不可遽數。伏願下之太學，俾長二、博士考以道藝，別白是非，澄去冒濫，勿使妄進。申飭郡縣長吏及學事司察驗行實，有其人則舉，無其人勿以妄貢，務在奉承詔旨，不失法意。」從之。

辛丑，遼主預行立春禮，如鴨子河。

癸卯，詔新置河東、河北、陝西諸監罷改鑄當十錢。

辛酉，詔：「士庶拜僧者，論以大不恭。」

丁卯，夏人入貢。

呂惠卿降授正奉大夫。侍御史毛注劾惠卿上表謝復官，用《詩》、《風雨》及《青蠅》、《節南山》章句，以古君子自處而以亂世方盛時，罪不可赦，故有是命。二月，庚午朔，遼主駐大魚濼。

辛未，以張商英為資政殿學士、中太一宮使。

初，商英起知杭州，過闕入對，言：「神宗修建法度，務以去害興利而已。今城一一舉行，則盡紹述之美。法若有弊，不可不變，但不失其意足矣。」

戊寅，議禮局奏：「修成《大觀禮書》二百三十一卷，《祭服制度》十六卷，《制服圖》一冊，據經稽古，酌今之宜，以正沿襲之誤。又別為《看詳》十二卷，《祭服看詳》二冊。」詔行之。

庚辰，罷京西錢監。

己丑，以餘深為門下侍郎，資政殿學士張商英為中書侍郎，戶部尚書侯蒙同知樞密院事。帝嘗從容問蒙曰：「蔡京何如人也？」蒙對曰：「使京正其心術，雖古賢相何以加？」京聞而銜之。蒙，高密人也。

壬辰，罷河東、河北、京東鑄夾錫錢。

癸巳，詔：「方田之法，均賦惠民。訪聞近歲以來，有司推行怠惰，監司督察不嚴，賄賂公行，高下失實。可嚴飭所部，仍仰監司覺察。」

三月，庚子，募饑民補禁卒。

詔：「醫學生併入太醫局，算入太史局，書入翰林書藝局，畫入翰林畫圖局，其學官等並罷。」

甲寅，敕所在振恤流民。

癸亥，詔：「罪廢人稍加甄敘能安分守者，不俟滿歲，各與敘進，以責來效。」

丙寅，賜上舍生十五人及第。

戊辰，詔：「上書邪下等人，可依無過人例，今後改官升任，並免檢舉。」

夏，四月，丙子，五國部長貢於遼。

己卯，班樂尺於天下。

癸未，蔡京上所修《哲宗實錄》。

丙戌，遼主預行再生禮。癸巳，獵於北山。

丙申，立感生帝壇。

丁酉，詔修《哲宗正史》。

五月，壬寅，停僧牒三年。

丁未，彗出奎、婁。

甲寅，立詞學兼茂科。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，改立此科，歲附貢士院試，去楷書而增製造，中格則授館職，歲不過五人。

丙辰，詔以彗見，避殿，減膳，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。

戊午，赦天下。

壬戌，改廣西黔南路為廣南西路。

癸亥，治廣西妄言拓地罪，追貶帥臣王祖道為昭信軍節度副使，放張莊於永州。

先是御史張克公奏論：「蔡京頃居相位，擅作威福，權震中外。輕錫予以蠹國用，托爵祿以市私恩。謂財利為有餘積，皆出誕謾；務誇大以興事功，肆為搔擾。援引小人，以為朋黨；假借姻婭，佈滿要途。以至交通豪民，興置產業；役天子之將作，營葺居第；用縣官之人夫，漕運花石。曾無尊主庇民之心，惟事豐已營私之計。若是之類，其事非一，已有臣僚論列，臣更不敢具陳。至若名為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，托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辭；致侄俣之告變而謬為心疾，受孟翊之誣言而與之官爵；趙真欲輔之以妖術，張大成竊伺其奸意。駭動遠邇，聞者寒心，皆足以鼓惑天下，為害之大者也。」

甲子，詔：「蔡京特降授太子少保，依舊致仕，在外任便居住。」制略曰：「輕爵祿以市私恩，濫錫予以蠹邦用，借助姻婭，密佈要途，聚引凶邪，合成死黨。以至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，托祝聖而飾臨平之山，豈曰懷忠，殆將邀福。屢有告陳之跡，每連狂悖之嫌，雖僅上於印章，猶久留於裡第，偃蹇弗避，傲睨罔悛，致帝意之未孚，昭星文而申譴。言章繼上，公議靡容，固欲用恩，難以屈法。宜褫師臣之秩，俾參宮保之官。聊慰群情，尚為寬典。」

丙寅，門下侍郎余深罷。深與蔡京結為死黨，京既去國，深不自安，上疏乞罷，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。

六月，庚午，御殿，復膳。

甲戌，遼主清暑於玉山。

乙亥，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。

蔡京久盜國柄，中外怨疾。見商英能立異同，更稱為賢，帝因人望而相之。時久旱，彗

星中天，商英受命，是夕彗不見，明日雨。帝喜，因大書「商霖」二字以賜之。

癸未，夏國貢於遼。

壬辰，復向宗回為漢東郡王。

甲午，准布貢於遼。

乙未，慮囚。

丙申，門下侍郎薛昂罷為佑神觀使。

秋，七月，辛丑，詔權罷方田。

遼主謁慶陵。

己未，張商英言：「當十錢，自唐以來，為害甚明，行之於今，尤見窒礙。蓋小平錢出門，有限有禁，故四方商旅物貨交易得錢者，必入中求鹽鈔、收買官告度牒，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，故官私內外，交相利養。自當十錢行，一夫負八十千，小車載四百千。錢既為輕齎之物，則告牒難售，鹽鈔非操虛錢而得實價則難行，重輕之勢然也。今欲權於內庫並密院諸司借支，應于封樁金銀物帛並鹽鐵等，下令以當十錢盜鑄偽濫害法，半年更不行用；令民間盡所有於所在州軍送納，每十貫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文，擇其偽鑄者，送近便改鑄小平錢，存其如樣者，俟納錢足十貫作三貫文，各撥還元借處。然後京城作舊錢禁施行，乃可議榷貨通商鈔法。」

八月，庚午，張商英又言：「陛下奮發英斷，慨然欲救錢輕物重之弊，一旦發德音，下明詔，捐棄帑藏數千萬緡錢寶，改當十為當三。令下之日，中外歡呼，萬口一舌。然而奸邪之在內者，密倡其說曰：『不久必復，可畜以待也。』奸邪之在外者，曉民以掠美曰：『當三則虧汝，當七則中矣。』是以小民聽而和之，令出五十日，而猶未大孚也。伏望陛下固志不移，使正議卒行，奸邪愧服，而消其凶悍不平之氣。」

乙亥，以劉正夫為中書侍郎，侯蒙為尚書左丞，翰林學士承旨鄧洵仁為尚書右丞。

戊寅，省內外冗官。

庚辰，以資政殿學士吳居厚為門下侍郎。

丁亥，行內外學官選試法。

閏月，辛丑，詔：「諸路事有不便於民者，監司條奏之。」

辛亥，遼主謁懷陵；己未，謁祖陵。

辛酉，詔戒朋黨。

以張閣知杭州。閣思所以固寵，乃因辭日，乞自領花石綱事，自此應奉益繁矣。

壬戌，遼皇太叔和囉噶從獵於慶州，道卒。

九月，丙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甲戌，遼主命免行重九節禮。

冬，十月，丁酉，立貴妃鄭氏為皇后。后，開封人，本欽聖殿押班。初，帝為端王，常朝欽聖太后，太后命后供侍；及帝即位，遂以賜帝。后性謹，善順承帝意，好觀書，章奏能自製。帝愛其才，竟立為后。

蔡京之免，知樞密院事鄭居中自許必得相，帝覺之，不果用。至是復以外戚罷為觀文殿學士、中太一宮使。

戊戌，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。

太白晝見。

遼主駐蹕絲澱。

十一月，丁卯，祀圜丘，大赦；改明年元曰政和。

甲戌，罷拱州為襄邑縣。

戊寅，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。

初，瓘自合浦放還，居四明。而其子正匯幹至餘杭，適聞蔡崇盛詫蔡京有動搖東宮之語，正匯即日自陳于杭帥蔡薿。薿方結京為死黨，遂執正匯送京師，而飛書告京，俾預為計。事下開封府制獄，知開封李孝稱，酷吏也，乃並下明州捕瓘。士民哭送之，瓘不為動，既就獄，顧其子笑曰：「不肖子煩吾一行。」孝稱脅瓘使證正匯之妄，瓘曰：「正匯聞京將不利於社稷，傳于道路，遽自陳告，瓘所不知。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，則情所不忍；挾私情以符合其說，又義所不為。況不欺不二，平昔所以事君教子，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，自違其言乎！蔡京奸邪，必為國禍，瓘固嘗論於諫省，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。」時內侍黃經臣監勘，聞所對，失聲歎息，謂瓘曰：「主上正欲知實狀，右司第依此置對。」獄具，竟坐正匯以所言過實，流竄海島，而瓘亦有通州安置之命。至此方許其自便。

十二月，己酉，遼詔明年改元天慶。

庚戌，改謚靖和皇后為惠恭。

以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、知大名府。

罷內藏東北出剩鹽鈔及六路上供錢鈔。

是歲，夔州江水溢。海水清。

出宮女四百八十六人。

南丹州內附。

遼境內大饑，惟保靜軍馬人望所治，粒食不闕，路不鳴桴。遙授人望為彰義軍節度使。時穀價翔踴，宿衛士多不給，蕭托斯和出私廩周之；旋召知南院樞密使事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